



姐大姐兒種痘。賈璉獨睡半月後數語。如云果有半月。則此時當是二月初上矣。何以下回開卷便說二十一日是某某生日耶。或疑當時是二月二十一日。則下文第二十三回。又明明說賈母擇二月二十二日。使諸姊妹搬入園中一事。則寶釵之生日。信乎在正月也。而此三四日之中。便云賈璉在外半月。何作者荒謬乃爾。此等處須酌改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一終



聽曲文  
寶玉悟  
禪機



製燈謎  
賈政  
悲識語



增評補圖大觀 卷二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假拾遺平一段事後  
即以商賈寶釵生日  
作餘波以起下一段  
文字作過脈

往年黛玉生日書無  
明文是文章援虛證  
實法

前云寶釵於己酉年  
初入賈府時年十二  
歲即此是證  
不可謂賈母之無意  
於寶釵

以下一段入寶釵作  
生日正文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規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著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殼了我還怪你說著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

觀史湘雲只住兩日  
二月亦不見其生日  
是月一節情事為  
作者大謬處

大筆特書有史法

漫漶二字是阿鳳一  
生伎倆

體已即南人所云私  
下小貨也  
鳳兒於老祖宗前不  
言則已言則必淋漓  
通暢倒映翻瀾使人  
聽之忘倦如此段其  
一端也

我亦為之解頰

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絨綾活計取來為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化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拏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搭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畱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穀酒的穀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哪阿哪阿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著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眾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

二肚子都是醜陋的  
口齒太利究非有福  
之人  
寶玉只從借光二字  
上分解尚隔一層  
所謂老婦人喜熱鬧  
戲文也○寫寶釵處  
特與鳳姐兩兩相形  
真史筆  
只一點戲寶釵之後  
即繼以鳳姐而兩人  
皆如賈母之意出之  
是作者得春秋比事  
之法可以知寶釵之  
為人矣

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著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著嚼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話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卻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歡喜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著你們取樂嚼們只管嚼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裏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麼說著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

西遊記是和尙戲五  
寶山又是和尙戲寶  
釵可謂有緣於和尙  
者矣兼以直射寶玉  
之結局

以為寶玉日後出家  
由寶釵教導之可也

原本作相離乞士家  
真切定寶哥哥一生  
結果  
立竿見影

微旨

到底是阿鳳口快

寶釵不說是深心寶  
玉不說是關心  
鳳姐偶然而語竟挑出  
許多是非寶玉要調  
停文惹出許多是非

如何寶兒也習了蘇  
兒脾氣  
近前二字有寶玉拉  
住雲兒之手一層故  
下文有揮手二字

卻也說得好聽  
寶玉一片苦心實有  
此等轉折  
未免錯怪了哥哥  
細讀之竟語語有含  
酸光景亦句句含著  
酸意

則是釵之生日果在  
正月矣

撒卸酸梅尋苦李  
東頭也不知四頭也  
不是不知日辰中值  
何星宿

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臺山。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脣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日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日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拏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吊。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

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倒像林姐

姐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覷了一眼。使個眼色。眾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

笑起來了。說果然像得很。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

忙什麼等去的。日那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

臉。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

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

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孤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著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拏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你說著。至賈母裏。閒屋裏。忿忿的踢著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

說至此等妙文令人  
拍案叫絕

說得來字字有機  
唯可畏

卻與雲兒惱寶玉之  
言筆筆鋒鋒相對其  
厚利無前之氣則又  
過之  
纔承了雲兒一鞭復  
受了玉兒一棒使寶  
哥哥無一字可回答  
寶玉一片苦心乃被  
湘雲酸語又酸玉  
冷語熱詞來步步逼  
緊兩姑之閒難為婦  
宜其然乎

為人調停事體者往  
往如此所謂兩邊不  
討好也

論文理等句二字之  
下當加相同二字不  
然合不住口否則正  
與二字改作正合亦  
可即聖人不能齊家  
焉能治國之理

是從寶玉出門復進  
臨臨之也

連說兩個與我無干  
純從上文黛玉所云  
與你何干句參悟出  
來平昔雖無此神氣  
靈計絕人已甚為  
越哭越絕人己甚  
未了無牽掛之時  
便不問其矣且易  
哭而為笑矣

宋二句乃悟機

假花姐姐是時林  
姑娘越越不離心  
獨苦

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  
那寶玉只呆呆的站著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卻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黛  
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  
就惱了到底為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  
你們取笑的拏著我比戲子給眾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  
為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  
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辨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為什麼又和雲兒  
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  
們原是貧民家的了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  
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拏我作情  
倒說我小性兒行動愛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  
又與你何干寶玉聽了知方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  
人生隙故在中閒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  
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

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尙不能應酬妥協  
將來猶欲何為想到其閒也無庸分辨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  
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會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  
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踢在床上只是悶啣啣的襲人深知原委不  
敢就說只得以此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  
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  
又笑道這是怎麼了好的大才小襲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麼這  
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  
他們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大家喜歡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  
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言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景況不敢再說寶玉細  
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過自  
覺心中無有掛礙便上床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為

次日是二十二日矣

寶釵生日以前故未開寶玉留心禪理自此以往以和尚二字為口談矣

也。是一開寄生草此等禍都是寶釵惹出來。真是罪魁。直注卷末

可謂粉碎虛空。此後來黛玉燒詩稿何如

原非福相。蘇玉處處發弄聰明

御是聰明然黛玉雖了悟之人畢竟死而後已。到底進一層後。日先寶玉解脫

墨也麼差

仍復如舊一句總束寶釵作生日以後一段文字真能化筆墨為烟雲者。以下即借燈謎演一段文字

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著。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為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又惹事。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見。無甚關係。說畢。便拏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說著。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了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邪說。三人果往寶玉屋裏來。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麼。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道。實在道方悟徹。當

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麼。寶玉自己信自己之詞。以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畢。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拏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眾人都爭着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眾小姐猜著。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

上云並無新奇而下  
云少不得稱讚此等  
與鳳姐一樣亦是作  
者皮裏藏秋也

三爺脾氣

只一燈謎極寫嬰兒  
不通固不必多著墨

天爵銀一子一孫為  
一席王夫人領外親  
一席三姨太太三人為  
又席三姨太太三人為  
席內外共十二人為  
可知蘭哥兒本是政  
老嬰孫

此時賈環不知坐在  
何處共計四席十三  
八而環哥兒豈站在  
地下耶令人不解此  
等處殊屬疏漏

賈政自是有城府人

賈政止加一撇字亦  
是奇文因出於賈母  
此書中實難見

賈世榮姓遺破

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  
一見早猜著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  
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  
楷寫了。掛于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著。惟二小  
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著。也將寫的拈出來。也  
有猜著的。也有猜不著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  
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  
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著。叫我帶回問三爺。是  
個什麼。眾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躑。

眾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  
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  
來。設于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黏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

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著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閒晚上。也來承  
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  
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了鬟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裏閒。又一席。  
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裏閒問李氏。李氏起  
身笑著回道。他說方纔老爺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子回覆了賈政。眾人都笑  
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  
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閒口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  
裏。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卻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是掛口  
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素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  
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攛  
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攛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  
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  
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裏。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  
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著。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



政老亦善於承歡者

的是政老口氣

於賞日領於賀彩日  
獻下字有掛聯

賈政於此等處實不  
假斑衣燕子的

受罰。若猜著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著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臺。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個。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是元妃的。寫著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麼。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幾句終身已定

宋三句像得卻佳助  
是遺餘之兆

第三聯二語直擊兒  
百已寫出

絕世聰明做得最好

竹夫人謎確係蘅蕪  
君所做移不到別人  
身上能在舊殿中春  
出新米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糝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

琴邊衾裏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

北面而朝。

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打一物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卻無名字。是誰做的。

賈母道。這個大約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結句明明伏棍

較者大有見解

語斷定用一皆字不特指寶釵言也

若據之唯恐不去者

他時金玉雖姻賈政明知之而不能違奪者數之前定也此等快活豈徒如開鎖之猴

鳳姐兒

因緣玉而出汗其前

以上作燈謎一段聊點時景以疏文氣看之似無別要然各人燈謎各肖其人各結局而又以寶釵意料總括之殊非草草下筆者

恩愛雖濃不到冬 打一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沈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眾姊妹不得高興。頑笑。即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裏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來覆去。甚覺悽惋。這裏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信口批評。這一個這一句不好。那個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著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裏閒屋裏出來。插口說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方好剛纔我忘了。爲什麼不當著老爺攪撥。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拉著鳳姐兒。厮纏了一會。賈母又與李宮裁。並眾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眾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于是眾人散去。再聽

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生日。賈母獨捐資辦戲。已見賈母屬意寶釵也。黛玉悶睡房中。必待寶玉拉起。然後出來。是暗寫醋意。

寶釵點醉鬧五臺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寶玉後來避入空門樣子。史湘雲心直口快。說出小日像黛玉。當下並不提黛玉著惱。直至人散後。方說破。而黛玉惱湘雲光景。已活現紙上。妙極。若于席閒露出。則與賈母特辦戲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於事後追神法。

寶玉一偈一詞。卻已入悟境。不過尙有人我相。若後文六祖之偈。真是離一切諸相。

黛玉續偈之無立足境。方是干淨。固爲超脫。而其不壽。亦于此可見。寶釵引語錄。是不要寶玉談禪。但以冰阻水冰消。水長恐寶玉禪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悞了寶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層法。各人燈謎。就是各人的小照。與紅樓夢曲遙遙照應。

寶釵燈謎。是竹夫人。未曾說明。是藏閃法。

第二十二回。於慶壽賞燈熱鬧中。插入禪機識謎。如夏至炎熱。一陰已生。直與造化同功。

大某山民評曰

自元妃省親一回至此。皆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二終

西廂記  
通戲語

